

激情岁月的生死抉择

穿越时空的爱情绝恋

# 红色 家族

Hongse Jiazu

孔远 虹霓 / 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# 红色 家族

Hongse Jiazu

孔远 虹霓 / 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红色家族/孔远 虹霓 著.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4.12  
ISBN 7-5391-2859-3

I.红... II.①孔...②虹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34499号

**红色家族 / 孔远 虹霓 著**

---

**责任编辑** 张秋林 姚雪雪  
**特约编辑** 罗 周 梅 米  
**美术编辑** 黄 震  
**出版发行**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  
[www.21cccc.com](http://www.21cccc.com) [cc21@163.net](mailto:cc21@163.net)

**出 版 人** 张秋林  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  
**印 刷**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
**版 次** 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**开 本** 880mm×1230mm 1/32  
**印 张** 5.5  
**书 号** ISBN 7-5391-2859-3/I·702  
**定 价** 15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## 主要人物

**虹云**:早年东北某公学的学生,干部子女。后在中央国家机关某部任部长。

**袁思明**:早年东北某公学的学生,干部子女,曾留学苏联,后为我国火箭专家,某基地总工程师。

**林琳**:烈士子女,作家,已婚,虹云姐姐的女儿,虹云的养女。

**加宁**:袁思明的养子,烈士子女。

**袁静**:袁思明的养女,烈士子女。

**冯小玲**:早年东北某公学的学生,虹云的老同学。

**姗姗**:林琳之女,某大学学生。

**婷婷**:袁静之女,是姗姗的知心好友。

**振刚**:加宁的好友,商人。

**王伯伯**:振刚的父亲,很有个性的老军人。

**白马**:加宁的儿子,某公司职员,现代派。

# 目 录

楔 子 / 1

第一章 悲怆的圣诞礼物 / 5

第二章 一个怕触摸但又总想触摸的故事 / 24

第三章 那个北方的秋天 / 41

第四章 我的父亲母亲 / 63

第五章 喜欢骂人又爱讲故事的老人 / 79

第六章 做朋友,就做朋友吧 / 97

第七章 惊蛰 / 115

第八章 1949年1月9日 / 133

第九章 我们老了,你们仍旧年轻 / 152

## 楔 子

一场纷纷扬扬的白雪,覆盖了圣诞前夜的北京城。洁白的雪花在夜色里飞舞,像在讲述一个即将到来的动人故事。整整一夜,当人们迎来了新的一天,这座古老的都城才随之苏醒。汽车的鸣叫、青年的欢笑、街道上来往的脚步和一张张快活的面孔,奏响了一曲生气勃勃的圣诞歌。

“当当当……”

长安街巨大的时钟敲响十二下,正午明媚的阳光直射在雪化后湿漉漉的地面上,天空像一面蔚蓝的镜子,凝望着安静了些的北京。一辆特1路双层车徐徐停靠在站台边,二层靠窗处,赫然有一簇活泼鲜红的火焰。再一看,原来那是一领披肩,红蝴蝶般停在一个女人曲线柔美的肩膀上。这女人——叫林琳,四十出头年纪,生得眉清目秀、皮肤白皙,深棕的瞳仁里,常常闪着温和、甜美的光泽。一身驼色长羊绒大衣将她纤细的身躯裹在座位里,此时林琳正朝车窗外望去,唇角含着笑意,生活之于她,像是再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。



特1路车将要开动时,林琳隐约听到一声“喂……”她低头一看,是个身着黑夹克、围着细格围巾的男人正飞奔上车。这便是林琳和四十五岁的加宁的第一次相见,它就像颗掉入湖水的小石子,只一响,便没了踪影。只有在很久以后,当整个故事徐徐展开之时,加宁和林琳回头去想那一天,才会忽然记起它,并相对莞尔一笑。

林琳与加宁在同一站下车。

林琳与加宁一前一后走入第一百货商场。

假若拥有一份活地图,人们会看见他俩犹如两条蜿蜒的细线,在五颜六色的商场里上上下下、来来回回。当林琳直奔照片制作的柜台时,加宁正朝三楼的音响超市走去;而当加宁手里提着两张包好的光碟走向照片制作柜台时,林琳正在商场二楼男装部左挑右选。世界原本是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,假若它再大一些,林琳和加宁便不会坐同一辆车、逛同一个商场了;而假若它再小一些,他们也就不至于要直到四十五分钟后才第二次相见。

各式各样的汽车在街头川流不息,缤纷了人们的视野。北京电报大楼的时钟指向十二点四十五分时,一辆公车开入特1站台。等车的人一个个都随着车轮的滚动而向前,想要早些上车占个好位置。加宁抱着一大包礼物冲在最前面,来迟了的林琳正向公车飞奔!猛的“哗啦”一响,将林琳吓了一跳。她迟疑着停下步子,只见一个小伙子从车上猛冲下来,将最前头那个男子手里的包撞到地上。小伙子二话没说,迈着大步三下两下就没了影。公车门前的男子正呆呆地望着被撞碎的纸袋,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。花花绿绿的礼物哗啦啦滚了一地,后面等车的人纷纷越过礼物,往车里挤去。

“快收拾呀。”林琳上前,低头说。

加宁抬头,林琳肩上的红披肩令他又一怔。

说话间,林琳蹲下身,把自己的物件也放到地上,忙着帮加宁捡东西。那白皙、灵巧的女人的手,在加宁眼前像一双白蝴蝶般飞舞。加宁有一眼、没一眼地望着林琳,他忽然觉得将有什么事发生在他和她之间。不,不是所谓的“一见钟情”,而是另一种熟悉得亲切的感情,对这,加宁说不出个缘故。

“谢谢、谢谢……”上车后,两个人肩并肩站着。望着林琳微笑的眉目,加宁有些尴尬,他一面道谢,一面小声说,“袋子太不结实了。”

“是。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”林琳笑着回答。

公车一站站停靠,又一站站启动,在摇晃的车厢里,加宁没有与林琳说什么话,往往是两人目光一撞,相对笑笑,又都闪开了,心不在焉地去看窗外掠过的风景。直到加宁感觉到林琳碰了碰他的手臂。

“我到了……”

“啊……对不起。”加宁说,让出路来给林琳下车。

“再见。”林琳点点头。

“哦,谢谢啊,再见!”

“别客气,再见!”

“再见,再……”

第三声“再见”被汽车开动的声响淹没了,也淹没在鼎沸的人声中。加宁将他有些留恋的目光望着这个陌生女人的背影。他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,眼见那身驼色大衣汇入茫茫的人流,眼见那簇一跳一跳的红色火焰渐渐地也没了踪影,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涌动在加宁心里。说什么“再见”呢?加宁解嘲地想:北京这么大,人这么多,想要再见到这个女人,是不可能的!一边想一边将手里的提袋向上挽了挽。

加宁想错了。



因为此时加宁的袋子里多出一个秘密。这个秘密的另一面，正藏在林琳的袋中。就是方才在林琳帮加宁收拾东西时，他们相互拿错了一件礼物，那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玩意儿，就像他们犯下的仅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。然而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这小错误、小礼物、小秘密就将引发一个绵延的、复杂的大故事，而这个故事里所隐藏着的忧伤、壮烈、爱情和忠贞以及它将怎样地改变当事人的生活，是无论林琳或者加宁，是怎么想也都想像不到的。

# 第一章

## 悲 怆 的 圣 诞 礼 物



圣诞的气息从窗外飘入,袁思明正背着双手站在窗前。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岁月的年轮在他清癯的面孔上留下一道道痕迹。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圣诞节,回首过去,有多少充沛、丰富的情绪正如烟花般在他心中升腾。“砰……”又一个烟花飞上高空,绽放在沉沉的暮色里,投下了长长的光影。袁思明微微一笑,回过身,只见儿子加宁一手端一盘菜,笑呵呵地走上前。

“爸,今儿就咱俩了。”加宁又端了一碗面条上桌,为父亲摆好筷子,笑道,“大马、婷婷都过圣诞节去了,袁静到她婆婆家了。”

“好,现在的孩子最能找乐子了!”袁思明笑了,“咱吃饭、吃饭。”

加宁刚拿起筷子,又想起了什么,他起身说:“对了,婷婷上午到我那里,塞给我个条,叫我去商场给你取件礼物,我拿回来了。”加宁走入另一间屋,将礼物取来,递到父亲手里。那是个精美、小巧的扁盒子,包装纸外扎着个鲜红的蝴蝶结。袁思明接过礼物,笑

容像菊花一样舒展开。“喔,还有礼物!这孩子……”说起来,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外孙女的圣诞礼物呢!

加宁没有帮父亲拆包装,他盘算着该将完整的快活给父亲一个人。看到老人喜滋滋的模样,加宁也忍不住一阵感动。原来,做父母的,只要有一点儿欢喜的事就会很开心。袁思明一层层打开包装纸,里面原来是个相框。

“哐啷”一声,相框从袁思明手指间滑落,掉在桌上。

“爸——!”加宁喊了声,望向父亲,老人惊讶、激动的表情将做儿子的吓着了。他没敢再说什么,只握住父亲的手,那是一双颤抖、干瘦的手,记忆里,搞了一辈子高新科技、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父亲,可从没有这样过。

加宁怀疑地看了一眼那相框,框里夹着张泛黄的照片,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照片中微笑,闪亮的眼睛仿佛能从纸上一直望见外面活生生的世界。女孩子翘起来的甜美的唇角,活像一枚精心裁剪过的小叶子。

“去,把我的眼镜取来。”过了好一会儿,袁思明才吩咐加宁。

加宁怔了怔,从屋里取来眼镜。父亲手指颤抖,费了好大力才将眼镜戴好,喃喃着:“怎么,我看花眼了?”透过老花镜,照片里那张笑盈盈的少女面容更清晰了,她正微笑着望着袁思明呢!她黑亮的眼睛,像是有很多话要对他说。“林梅……”袁思明低声呼唤,手指摩挲着她安安静静的面孔,只一碰,又烫着似的缩了回来。他将相框翻转,只见背面写着两行字:“外婆:圣诞快乐,永远年轻!”落款处是:“爱你的姗姗”。

“婷婷从哪儿找来的照片?”袁思明一把抓住加宁的手,急声问。

“不知道,”加宁纳闷了,“她只说是给您的礼物,别的什么也没提。”

“哦……”袁思明推开饭菜，拿着照片，独自走上阳台，有一种气息——记忆的气息，将他完全笼罩了。他将目光投入茫茫的黑夜，仿佛看见了一些古老和年轻的身影，追逐着、闪烁着、奔跑着……那是，他整个的青年时光哪！

“爸！”加宁走到袁思明身后，给他披上毛衣。

“真太有意思啦。”袁思明掉头叹息。

“怎么？爸，照片上的人，您认识？”加宁问。

袁思明推推眼镜，慢慢地说：“真不敢相信。照片上的女孩子，是我去苏联留学前的同学，她叫林梅。”

“什么？她就是林梅？”加宁脱口而出。

“怎么？你也知道？”袁思明忽然问。

“哦……不，不……”加宁支吾道。他没有告诉父亲，“林梅”这个名字，在他的心里，是保存了好几年的一个谜。国庆五十周年时，父亲有一次晕倒住院，加宁陪夜，忽然听到黑暗中传来深情的低喃：“林梅……林梅……”他循声望去，原来是昏迷中的父亲，正有一句没一句地在呼唤。这个人，是谁呢？当时加宁就想：这么个陌生的名字，竟烙在了父亲心中最深刻的角落。林梅和父亲之间发生过一些什么事？加宁一直很好奇，但作为儿子，父亲不说，他自然也不便问。而如今，加宁面对的，不再是从父亲口里唤出来的一个单纯的名字了，他分明见到了一个真实的人——那张照片！

“爸……”加宁开了口。

他一开口就发现有什么不对。只见父亲把相片贴在胸口，脸上含着满意的微笑，一手扶住阳台的栏杆，正慢慢向下滑！“爸——！”加宁抱住父亲，这个衰老的身躯在他怀里是软绵绵的，丝毫力气也没有。袁思明一只手耷拉下来，落到加宁的手臂上，加宁捉过父亲的手，一摸脉搏，那里静悄悄的。老父亲的另一只手，一直将照片护在胸前。

七十多年的人生，就这样结束在 2001 年的圣诞夜了，安详的、满足的。

“爸、爸……！”加宁哀伤的哭泣，淹没在另一束璀璨的烟花声中。

★ ★ ★

就在烟花之下，一个身着天蓝色休闲衣的少女，正站在院门口翘首张望。“姗姗、姗姗……”随着两声呼唤，门里探出林琳微笑的脸。这个名叫姗姗的少女一见到林琳，便急忙跑上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别急、别急……妈，你到屋里去忙吧！外婆还没回来呢！她一回来，我立即汇报！嘻嘻，敬礼！”说着，姗姗双腿一并，歪歪地行了个军礼，这将林琳逗得一乐，点点女儿的额头说：“你呀，当心看着！”

叮嘱完了，林琳转回屋内。此时，客厅里全是圣诞的快活，一棵小小的圣诞树上挂满了小礼品，有毛毛熊啦，钥匙扣啦，亮闪闪的小饰物啦，一闪一闪地耀人眼。林琳忍不住一笑，没想到自己四十多岁了，也像女儿一般爱热闹，抓着个洋人的节日，也要煞费苦心地去装点一番、热闹一次呢！但再看看在一旁忙乎的冯阿姨冯小玲，林琳便觉心下释然。冯小玲是母亲的老同学，相互间有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了，她不也正顶着一头斑白的头发，忙前忙后地装饰着圣诞树吗？

“林琳，快看，这个星星棒挂在这里好不？”冯小玲挥舞着彩棒，乐呵呵地问。

“好、好！”

正回答间，女儿风一样蹿入屋里，大叫道：“妈，外婆回来了！”门外，一辆黑色奥迪车正徐徐停稳。

这时,虹云才从一路上的沉思中清醒过来。在路上她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,不禁想起了两年前20世纪最后洒向大地的那场大雪。一种莫名的感慨,在虹云的心中油然而生。时间过得很快,公元2001年,曾是科幻小说的主题,在人们的脑海里,它是一个遥远的梦幻般的里程碑。可现在,却这么快地来到了人们面前。虹云跟她的同代人一样,以一种十分特殊的心情告别了20世纪,迎来了21世纪。他们都是在20世纪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,是在20世纪的漫漫征途上,从少年、青年,走向中年和老年的。回首20世纪,在人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出多少令人激奋的画面,有多少人生的经历让人们去回味啊!20世纪,是难忘的,是值得永远怀念的。人们多么想把时光留住,让他们能够好好地再体味一下20世纪。

虹云陷入了沉思之中。20世纪给她带来了振奋,也给她带来了更多的忧伤和痛苦。几十年的岁月无情地消失了。岁月记载了她太多的难以承受的往事,它们一直在她内心深处静静地躺着,从来不曾遗忘。因为,那里深藏的是她的生命、她的情感……想起那一张张青春的脸,就感到心痛。也许是这个原因,她总想把过去的记忆放在她触摸不到的地方,可是,她又总想去触摸它,因为那是她无法忘怀的。

那没有实现的遐想,那没有结果的爱情……给活着的人留下永远的悲痛。

她多么想,人们能记住,他们曾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、奋斗过。

她多么想,人们能把他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事业继承下去。

记得几年前,她在《给母校老师和同学的信》中,曾写过一段话:“青春不觉书边过,白发无端镜上来。当年我们告别母校的时候,是一群热血青年。为了新中国的建立,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。如今我们作为幸存者,也已经为共和国的建

立和建设奋斗了几十个春秋,纵然双鬓斑白,却也无怨无悔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无怨无悔”,就是因为他们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,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的追求。该做的,都努力地做了。

虹云有些伤感,漫漫的人生快要走到尽头了。在她的人生历程中,有幸运,有欢乐,更有痛苦和忧伤。这一切都是最难忘、最值得珍惜的。

林琳往窗口一打量,母亲虹云正从车里下来。“好了……”林琳最后一次检查了圣诞树的光亮,指挥说,“准备好,关灯!”一时间,屋里黑漆漆的,只有几个人含笑的眼睛,正在黑暗中相互张望,一面又忍耐着想要笑出来的心情。

虹云走向家门。

她是个双鬓斑白的老人,但仍拥有无可挑剔的美丽。岁月成为她身上闪闪发亮的智慧,令她一举手、一投足都流露出从容和优雅。熟悉虹云的人都说:年轻而美,并不稀奇;年迈而美,才真令人赞叹。只有心灵的光辉才能令青春永在;虹云正用她的美丽证明了这一点。

虹云推开门,下意识地、摸索着去开灯。突然,一丛闪耀的光芒出现在眼前,光芒里,是一棵漂漂亮亮的圣诞树,与圣诞树一道冒出来的,还有女儿林琳、外孙女姗姗和老同学冯小玲!

“圣诞快乐!”她们三个齐声喊道。

惊喜的笑容挂在虹云的脸上,一瞬间,她像是年轻了几十岁,工作上的麻烦事也全没了影。“哦,圣诞节!”虹云拍拍脑袋,“忘了,忘了……”说着,她指指林琳和冯小玲,用听似嗔怪实则欢喜的口吻说,“真有你们的。姗姗过节,你们大人也跟着凑热闹。”

最亲外婆的姗姗一头扎入虹云怀里,虹云放下手提包,搂住外孙女的肩膀,笑着坐入沙发,拍着她的背说:“姗姗,圣诞快乐!”



“外婆生日快乐！”姗姗笑道。

“姗姗，过圣诞节有什么讲究啊，说给我听听。”虹云说。

姗姗红着脸一笑：“咳，就跟咱们过春节差不多。嘻嘻！”

“现在的孩子，满大街对人喊生日快乐，要凑近了问问看，十之八九说不清楚为什么过人家的节日。有的呀，连基督是谁都不知道。”一旁，林琳端着切好的水果和蛋糕走到母亲身边，姗姗伸手去抓蛋糕时，林琳拍了她一下，将第一块蛋糕捧到母亲手边，“妈，您的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冯小玲也笑着说，“我那儿子都三十好几了，不也过圣诞去了吗？我一看老头没什么动静，我也说，老头，你是在家还是跟我过圣诞节？嘿，你猜老头说什么？他说我是老疯子，哈哈！”

冯小玲的话，令众人都笑了。

“年轻人嘛，只要有理由热闹，就绝不会放过，咱不就是那么过来的？”虹云吃着蛋糕，问冯小玲，“你还记得咱给同学过生日的事吗？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！”冯小玲扑哧乐了，“连吃的都没有，一人拿个杯子，倒点水在里面，围着篝火跳了一晚上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姗姗抱住虹云大笑起来，“真的？连蛋糕都没有，喝白开水就能跳一晚上？哈哈，太酷了，真是太酷了！”

“姗姗！酷什么酷，那是战争年代！”林琳瞪了女儿一眼，拍拍她盘在沙发上的腿，“这么大人了，还拿自己当小孩子。”

“谁拿自己当小孩啦？”姗姗眼珠子骨碌一转，照例到外婆那里找救兵，“外婆！我可不是小孩子，对吗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对……”

虹云正回答着，冷不丁外孙女在她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！姗姗“扑通”跳下沙发，高兴地喊道：“外婆，我要送你一件礼物。”

这件礼物,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,注定将开启虹云的青春时光。它将要打捞出一段被尘封的故事,看似古老,其实正散发着最新鲜和有生气的光泽。

虹云接过姗姗的礼物:一个扁扁的盒子。

“好孩子,谢谢啦。但外婆没给你准备礼物呀,怎么办?”虹云搂着蹦跳来的姗姗问。

“我这里有小手机,姗姗,拿着!”冯小玲掏出个新手机,说。

姗姗高兴得一跃而起,但又很快地摇摇头:“太贵重了。”口里虽然这样说,少女仍心有不甘,眼巴巴地看看妈妈,又看看外婆。

“这怎么行,她还是学生,要手机干什么?”虹云拍拍外孙女的头,朝冯小玲说,“你自己留着吧。姗姗,改天外婆补礼物给你!”

林琳也说:“不行不行,留给您外孙吧,姗姗还是学生。”

“你们呢!”冯小玲把姗姗拽入怀里,抚摩着她的背,笑道,“现在中学生都有手机了,我那外孙早就有了!姗姗都是大学生了,有个手机方便。”说着,她转向姗姗,“别听她们的,我也是你冯婆婆不是?给!”冯小玲把手机往姗姗手里一塞,姗姗转头看妈妈和外婆都没有坚决反对,便羞赧地一笑,说了声“谢谢冯婆婆”,腰一扭,很不好意思地跑开了。

见姗姗这模样,冯小玲又哈哈大笑起来,一面笑一面催促虹云说:“快,看看是啥礼物!那可是姗姗的一份心意!”

“好,好……看看小家伙的心意。”

虹云拆开包装,就像袁思明所做的一样,她在包装盒里也看见了一个相框,相框里也有一张发黄的图片,她戴上眼镜,这张照片像一团火一样在她的心中点燃了!

“哟!”凑上前的冯小玲喊出声,“这不是咱们过去的照片吗?”

镜框里,有一群十多岁的孩子,那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,面容上含着快活的、无忧无虑的笑意。生活对他们而言才刚刚